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嘉定錢大昕

荅問八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見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姑卽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卽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昏卽括囊之括魑卽跛能履之跛捋卽裒多益寡之裒拊卽介于石之介戢卽朋盍簪之簪櫛卽觀我

朶頤之朶觀卽虎視眈眈之眈僇卽其欲逐逐之逐黼
卽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卽夷于左股之夷坎卽婦子嘻
嘻之嘻趣卽其行次且之次論語造次必於是亦從此櫛卽繫于金
柅之柅趨卽漸進之漸嬌卽歸妹以須之須菩卽豐其
蔀之蔀豐卽豐其屋之豐擘卽極淡研幾之研索卽探
賾索隱之索虞卽天地定位之定周禮象繫知卽書方
鳩倂功之鳩敷卽明明揚側陋之揚禪卽類于上帝之
類支卽扑作教刑之扑訇卽詢于四岳之詢諧卽稽首
之稽俛卽稷契之契蒔卽播時百穀之時敷卽典朕三
禮之典兆卽分北三苗之北斂卽翕受敷施之施絲卽

粉米之米睽卽叢脞之脞會卽厥貢縻絲之縻沔卽沱
潛旣道之潛謠卽岷山導江之岷嶽卽四隩旣宅之隩
楨卽若顛木之顛悵卽不匿厥指之指彤卽高宗彤日
之彤昱卽翌日乃瘳之翌郁卽王來自奄之奄黶卽盧
弓之盧繼卽詩參差荇菜之差覲卽左右芼之之芼蒿
卽于以湘之之湘鬻卽維箚及釜之箚黠卽素絲五緘
之緘徐卽舒而脫脫之舒貯卽佇立以泣之佇洵卽母
氏劬勞之劬飄卽北風其涼之涼簾卽變而不見之變
婉卽燕婉之求之婉櫛卽椅桐梓漆之椅薄卽綠竹猗
猗之竹猗卽有匪君子之匪黼卽且往觀乎之且嬖卽

子之還兮之還綱卽葛屨五兩之兩媿卽好人提提之
提渾卽彼汾沮洳之洳芣卽椒聊之實之椒聊卽獨行
覓覓之覓輦卽五檠梁輶之檠馱卽蒙伐有苑之伐釋
卽與子同澤之澤燎卽佼人僚兮之僚迺卽神之弔矣
之弔蘿卽雨雪霏霏之霏漱卽載渴載飢之渴出卽節
彼南山之節傷卽我心憂傷之傷溯卽不敢馮河之馮
昇卽弁彼鸛斯之弁疇卽怒焉如禱之禱刊卽子忖度
之之忖臯卽無拳無勇之拳嬖卽佻佻公子之佻臽卽
監亦有光之監將卽無將大車之將晦卽有泮萋萋之
泮綏卽天子葵之之葵餽卽如食宜餽之餽屬卽綢直

如髮之綢黻卽其麗不億之麗雌卽白鳥鶴鶴之鶴牽
卽先生如達之達葬卽于豆于登之登管卽篤公劉之
篤牴卽以謹懌懌之懌齋卽天之方懌之懌集卽荏染
柔木之荏疹卽癢我以旱之癢癢卽旣成藐藐之藐鄙
卽出宿于屠之屠扔卽仍執醜虜之仍帝卽佛時仔肩
之佛睢卽烝烝皇皇之皇猶卽百祿是遒之遒挺卽松
桷有桷之桷僞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鄆之鄆閔卽隧而
相見之隧衛卽帥師之帥苒卽去順效逆之逆鄧卽觀
魚于棠之棠戴卽伐戴之戴劇卽工則度之之度盤卽
鄭伯入許之許郤卽溫原緇樊之緇瞻卽祝聃射王之

盱臚卽不疾族蠡之蠡隸卽泣盟之泣彼卽生急子之
急懷卽余心蕩之蕩槐卽批而般之之批穀卽穀於菀
之穀爪卽築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郊卽盟於葵邱之葵
廼卽作爰田之爰戰卽終朝而畢之畢擊卽鞞鞞之鞞
胡卽別鍼莊子之別程卽匹夫逞志之逞主卽作僖公
主之主顓卽請食熊蹯之蹯瑄卽來舍且賄之舍鄒卽
舒蓼之蓼茵卽埋諸馬矢之矢痛卽三進及濡之濡昧
卽提彌明之彌甥卽寡君須矣之須錡卽西鉏吾之吾
耶卽鄭公孫輒之輒玕卽君出自丁之丁澀卽四鬐不
蹕之鬐鞅卽轡之柔矣之柔鄒卽馮滑之馮蓋卽罪戾

是懼之戾塗卽糞除之糞造卽蕞氏之簞之簞鄉卽祭
公謀父之祭鄉卽周走而呼之周嫗卽琴瑟專壹之專
鄣卽乾祭之門之乾頤卽使髡之之髡渴卽渴葬之渴
儻卽及者何累也之累旅卽忒也之忒貼卽卒帖荆之
帖商卽賁渾之戎之賁覽卽視歸乎齊侯之歸剗卽禮
記恭敬擗節之擗薨卽悼與羣之羣窘卽羣居五人之
羣筮卽不同施枷之施詒卽毋嚙羹之嚙改卽笑不至
矧之矧葬卽大夫曰卒之卒殯卽四足曰漬之漬交卽
拜而菱拜之菱界卽瞿瞿如有求之瞿休卽畏厭溺之
溺世卽負手曳杖之曳履卽寢苦之苦顓卽不爲魁之

魁儼卽疑女於夫子之疑通卽喪之有踊之踊辟卽辟
雍之辟邈卽山澤列而不賦之列遂卽移之郊之移死
卽其器疏以達之疏和卽鈞衡石之石斟卽角斗甬之
角笛卽具曲植之曲簾卽簾筐之簾懸卽命國難之儼
霏卽天多沈陰之沈夾卽黼黻文章之文霸卽其音羽
之羽嬰卽是察阿黨之阿饑卽數將幾終之幾增卽夏
則居檜巢之檜趨卽則鳥不矯之猶甸卽器用陶匏之
陶塗卽玉藻十有二旒之旒羃卽繭繭之繭脰卽柔色
以溫之之柔魁卽免薨之免沔卽濡魚醢醬之濡襦卽
朝元端之端甍卽疏屏之疏鬲卽夏后氏楬豆之楬牒

卽聶而切之之聶縶卽其聲暉以緩之暉傷卽暉諸慢
易之易姁卽煦嫗覆育之煦嫗卽回邪曲直之回鄴卽
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纛卽其轄有祓之祓廷卽頃步
之頃連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叙卽陷阱之阱鬼卽睨而
視之之睨傲卽行險以徼倖之徼召卽序昭穆之昭穹
卽恂懷之恂蓋卽合沓而醕之沓璫卽縝密以栗之栗
情諝皆卽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娛卽女奚之奚美卽匪
頒之頒醢卽盎齊之盎蒺卽淡蒲之淡握卽帷幕幄帟
綬之幄黝卽夏纁元之纁裂卽教較舞之較聖卽教皇
舞之皇擢卽恤民囍阨之囍媿卽以媿詔王之媿埴卽

駢剛用牛之駢認卽以詔辟忌之忌獄卽公執桓圭之
桓趺卽鞬韉氏之鞬壯卽掌三兆之兆條卽龍勒條纓
之條摺卽犬祺尾橐疏飾之疏蘋卽素車芴蔽之芴駢
卽萃車之萃之萃側卽爲邦朋之朋鏃卽夫遂取明火
之遂遂卽諸侯邦交之交枓卽輪牙之牙輶卽雖敝不
匡之匡操卽捐其藪之藪權卽參分較圍之較絹卽刺
兵欲無蝟之蝟場卽裸圭尺有二寸之裸珣卽駟琮七
寸之駟轡卽弓之畏之畏撻卽儀禮賓厭介之厭粗卽
朱羽糅之糅搗卽苴絰大鬲之鬲坻卽塗用塊之塗酌
卽醕尸之醕匙卽論語鮮矣仁之鮮捫卽因不失其親

之因馘卽郁郁乎文哉之郁隕卽顛沛之顛遜卽行不由徑之由敕卽策其馬之策軋卽軋不軋之軋雖卽弋不射宿之弋攖卽君子不黨之黨認卽愼而無禮則憇之憇啓卽啟予足之啟懇卽與與如也之與纒卽紺紱之紱埒卽附益之附筏衡皆卽不踐迹之踐督卽察言而觀色之察劵卽無倦之倦墮卽滿瀆之瀆愒卽謫而不正之謫憊卽鄉原之原簿卽博奕之博受卽孟子野有餓莩之莩辟卽卒然問曰之卒黃卽擴而充之之擴鄙卽蓋大夫之蓋墜卽隱几而臥之隱憚卽悻悻然之悻肅卽以釜甑爨之甑藹卽州木暢茂之暢僚卽眸子

瞭焉之瞭而卽忸怩之忸忸卽自怨自艾之艾艾卽草莽之莽莽卽僕僕爾亟拜之僕屢屢亦卽僕僕也訖卽人皆曰訖訖之訖歎卽自視歛然之歛踵卽摩頂放踵之踵牯卽以言餽之之餽叔卽爾雅俶落權輿之俶訥卽擊仍之仍縈卽吝皆之皆脩卽鬱陶繇之繇埒卽侈侈之侈侈卽狃復之狃遽卽駟傳之駟牴卽牴牾惕惕之牴牾卽櫛謂之梁之櫛坊卽墳大防之墳漹卽水醮曰曆之醮萊卽朮山菊之朮芋卽芋麻母之芋蕘卽莞苻薤之莞苦卽栝樓之栝莞卽杭魚毒之杭梔卽栲山栲之栲櫟卽柚條之柚枳卽時英梅之英鬬卽長脊而

泥之泥又如澤浹卽威發之異文凜賴颺颺皆卽栗烈
之異文礪鋒卽粵鋒之異文蓼縈卽參差之異文彳亍
卽蹢躅之異文遺遺卽損損之異文弓弓卽節奏之異
文趁趨卽屯邇之異文招搖卽招搖之異文哥魯卽歌
謠之異文蔽賴卽剌賸之異文灑灑卽提攜之異文娶
媿卽娶兒之異文揃揃卽翦滅之異文弓嘽卽菡萏之
異文營藟卽鞠窮之異文時蹢卽踟躕之異文跌陽卽
佚宕之異文醺頰卽蕉萃之異文今人視爲隱僻之字
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权重取其合乎
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

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爲命世通儒異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眞者也

問說文顙好貌詩所謂顙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詩往往不舉全文如詁訓卽古訓是式顙首卽螾首蛾眉螾與顙文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蜚螾郭讀螾如情與螾聲近顙讀疾正切聲亦相近古文靖與埒通故靖或作顙

問古者鼎有局有甬士喪禮有抽局取甬之文注謂加局於甬上則局與甬非一物矣今文局爲鉉鉉卽局也說文以甬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甬以木橫

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則叔重固讀若局未嘗讀若口也口與同同鼎卽局之異文易謂之鉉鉉又局之轉聲古音姑泣切也鼎从冂所以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鼎少聞鼎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覓狄切注於鼎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𣥂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𣥂字子石文从段不从𣥂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从段借之段亦此類也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

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辭如有蜚有蠆有鸛鵒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圜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圜之文而後人乃以圜圜升雲爲句疑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漫不省憶必不然矣

問孟子母仇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爲仇非眞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哀十一年侯於黨氏之溝先儒讀黨爲掌黨氏蓋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德爲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登與升同義

問說文訓汧爲水更何也曰水更不見於經典當是水文之譌廣韻蹠汧水文聚於易物相雜爲文凡从丑之

字糝餅皆爲雜飯則泔爲水文審矣木華海賦葩華泔
泔李善注泔泔蹙聚也泔泔卽蹙泔

問左塾右塾見於尚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堂
謂之塾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
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
竝作埽則埽卽塾也說文埽从土辜聲辜讀如純純塾
聲相近故孰亦从辜得聲埽者射臬之名古之男子無
不習射故常設埽於門側而堂以是得名後儒不通古
音誤分埽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部增入
塾字世遂無識埽字者矣

問說文豕字下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爲豚球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徐鉉未詳其語疑爲後人所加信乎曰此許君辨當時俗字之謬非後人所能加但轉寫有譌混耳漢時隸書多不正豚球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蠡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若龔機所舉韓敕碑張公神碑楊著碑陰劉寬碑陰涿字皆从豕亦以豕爲豕之證也故特於此辨之以彘代豕恐與豕相混後人妄改豕爲豕而其義晦矣

問說文殺从殳杀聲徐常侍謂杀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字豈从父而朮聲乎曰杀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𡵓

言本古文肆字尚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𡗗从兩𡗗與
𡗗通肆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
殺从殳𡗗聲古文又作𡗗卽借肆爲殺耳隸楷變𡗗爲
𡗗非別有𡗗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刹
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𡗗从𡗗之𡗗後人妄作非許
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稀从禾希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𡗗从巾
巾象禾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稀蒂晞皆取希聲明
有希字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氏讀希爲緇
希卽古文緇也古文緇絀皆从巾今本說文有裕無希

蓋轉寫漏落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穿鑿不足信

問說文訓𦵏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𦵏與茲斯咨已竝訓爲此皆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卽𦵏之異文許君以𦵏爲𦵏苛字𦵏爲𦵏𦵏字而以𦵏爲楚些字大徐不知些卽𦵏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𦵏从又从災災與𦵏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爲晝則老爲夜矣𦵏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𦵏當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肄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證聞注亦云設之言小也𦵏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特古

訓歟或云安卽𡗗字禮記食三老五𡗗於太學蔡邕以爲五𡗗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𡗗商邱開之舍注云𡗗當作𡗗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鯨申差徐廣曰一作𡗗晉人法帖亦書𡗗爲𡗗𡗗與𡗗通似非無徵然說文安𡗗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𡗗从戈从音而闕其義攷易朋盍簪虞翻本簪作𡗗𡗗𡗗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𡗗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埴鄭康成本作𡗗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𡗗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法故書昵

或作穢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𦵏𦵏也元
謂穢脂膏臍敗之臍臍亦黏也埴與臍𦵏與穢文異而
義同皆取黏𦵏之意也詩俶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
熾菑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菑熾卽𦵏也𦵏菑卽俶載
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𦵏
必以耜入之詩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云覃耜或云良耜
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菑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
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
毛意也人𦵏曰𦵏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
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屢行屢屢也讀若僕文从夂而未得从尸从八之義故許君闕之曰尸當爲肩之省肩肩與屢屢義相近孟子僕僕爾亟拜卽屢屢之異文也

問說文𠂔𠂔𠂔不見也字書無𠂔字未省何从曰此字經典無之許君又不言其所从存而不論可也無已則姑妄言之蓋从𠂔从𠂔省𠂔古文次次不前不精也𠂔遠也𠂔部有𠂔字亦訓𠂔𠂔不見莊子逍遙游篇窅然喪其天下郭象讀武駢反當卽𠂔字之譌

問說文𠂔部有𠂔字注闕其義唐韻亦無音何也曰此𠂔之籀文乾籀文作𠂔卽从此字权重注當有籀文字

傳寫遺失後人疑爲別一字而妄加闕字於下并非徐氏之舊矣

問說文旡讀若抵破之抵徐鉉謂抵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廣雅鼓紃謂之板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閒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蓋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卽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屈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是其證也旡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爲彘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旡爲板不知說文元無板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爲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

問說文弔从人持弓會毆禽近僞譏其穿鑿而遠於理
信有是乎曰愚嘗讀吳越春秋而知許君之可信其言
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
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
食故作彈以守之此陳音之言與孟子上古親死委塹
之說略同爲人子者旣挾彈以防禽獸之害則弔者各
持弓以助毆禽又何怪焉後人罕讀古書輒譏漢儒爲
妄作不知古人淳厚各尊所聞未嘗有鑿空之論也
問說文雉字注云姿雉姿也此語難解曰姿雉卽姿睢
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雉爲恣義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也許君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縗爲鬼衣縗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幘目用緇鄭讀幘爲葛藟縗之之縗而許亦讀縗如葛藟縗之則縗卽幘也幘者覆面之衣小斂所用故有鬼衣之稱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夔夔莫剛切孔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夔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苾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苾音也

莊子孟浪之言

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亦亡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

爲蒙猶蠱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自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

問易詩蠱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疑卽蠱字蠱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卽近媿周禮蠱鄭司農多讀爲微爲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之假借而後人字誤作蠱案晉書及沈約宋書凡嫌蠱字俱已作蠱也曰蠱卽蠱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易詩絕無作蠱者廣韻蠱下車出蠱字注

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釐爲微微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嫩卽說文之媿詩誰侔子美韓詩作媿媿卽嫩也媿讀若媚與今人讀異釐嫩古今字微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微許歸切因轉釐爲許親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釐壽字多作釐或作釐楊南仲謂釐釐古同文釐轉爲門詩鳧鷖在釐是也門又轉爲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齊釐是也釐者釐之省隸變爲釐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二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釐釐恆沙句釐釐卽釐釐可證釐釐非異文予又疑釐鐘字亦當

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𦉰𦉰聲方言秦晉
器破而未離謂之𦉰𦉰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
音之僅存者𦉰卽𦉰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爲晉星關伯主辰辰爲商星於
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辰之
相比也說文訓參爲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
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
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爲星名
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
似此者極多如𦉰𦉰布也湫隘下也話訓故言也昧爽

旦明也漢燧侯表也顗癡不聰明也皆承上篆文以足
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連上字讀之
古書簡而有法癡心人未易通曉句讀之未分而哆口
譏之是惑之甚也予友朱學士竹均重刊說文撰序一
篇頗取予說

問徐鼎臣世稱精於小學其校定說文新附四百餘字
大半淺俗且如喚卽喚眸卽牟權卽濯苟卽郇藏卽臧
鐘卽童蹉陀卽差池逍遙卽消搖舩舩卽餘皇鼎臣旣
已知之而率意增益何其自相刺謬乃爾曰大徐雖疏
於經學然能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乃攷其所增多

委巷流傳鄉壁虛造之字至若梵刹僧塔西域之野文
釵釧襖衫閨閣之俗號勘辦椿打出於吏牘拋攤賭謎
行於街談欲以補斯籀之遺點蒼雅之籍雖小夫猶知
其不可矧枉究心小學者乎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
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
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疏遠處猜忌之
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閒於注中微見其旨千載以
下當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張謙中輩乃據新附字
以爲正文又未喻大徐之微指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嘉定錢大昕

荅問九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

於情事似近之又攷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秦本紀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陽攷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爲是但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陽郡此又云攻韓南陽取之亦似可疑曰戰國之際韓魏皆有南陽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卽秦漢之南陽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者是也

昭王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尚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爲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滕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

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
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
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真定河閒廣陽城陽廣
陵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
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
文景以後雖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
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
曰予初亦疑其說後讀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
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

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
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今以王子
侯表攷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閒二十三
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八人王子侯之食邑皆改入漢郡
無怪乎封域之日蹙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
琅邪縣五十一而侯國三十有一東海縣三十八而侯
國十有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諸國鄰東海與
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
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表作薪處安陰
皆嘗爲侯國改屬它郡矣表於陸城薪處皆注涿字安陰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

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
益之如北新成縣劉向以爲涿郡

志末論十二國分而
城蓋出於劉向

志屬中山國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

問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爲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
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
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壻
與吏有罪亡命者竝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
也从敖貝敖者猶放貝富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
不登民待賣爵贅予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
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然則贅子

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間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爲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婿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婿爲贅婿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賣妻淮南子云賣妻鬻子是也

太公陰符曰鬻人田宅賣人妻子

問漢景帝時七國起兵齊未嘗反而吳王濞傳云將軍樂布擊齊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當是史公之誤曰齊雖未反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謂擊齊地之反者耳言齊可以該四國非謂擊

齊王也史公據當時文簿書之不當有誤

問竇嬰與吳王濞傳俱云嬰以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而功臣表則言屯滎陽捍吳楚七國反且其時擊齊者有樂布擊趙者有酈寄何煩嬰監其兵乎曰當時竇嬰與周亞夫竝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遙制之樂布又嬰所薦則嬰之監齊兵何疑

問史記以徐樂爲趙人而漢書稱燕郡無終人是史記

誤也但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
都無終則自來非燕之屬縣漢書本傳亦似難信曰地
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
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
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旣已抵牾繇吾故屬河
閒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涇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
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宏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
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之
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
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

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
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

問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
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攷得十之六七小司馬又
以漢志表證之所得尤多似可補孟堅之闕曰此史家
之謹慎卽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信也酈氏
生於後魏距漢已遠雖勤於采獲未必皆可盡信如成
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汝水篇以
爲陳畱之成安安成侯劉蒼在潁水篇以爲長沙之安
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

爲酸棗之桃虛

屬東郡

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

成侯劉拾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在潁水篇以爲豫
章之建成果孰是而孰否乎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
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侯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濁
漳水篇以辟陽亭爲審食其封國攷本傳云辟陽近留
川則非信都之辟陽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
友封國攷漢表明友本封平陵侯其地在南陽之武當
不在河東也淮水篇云山陽城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
世祖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攷漢之山陽郡本治昌邑
其僑治射陽乃在晉安帝之世以典午之僑郡爲東漢

之故封其誤要不得辨矣索隱雖知討尋表志亦多疏
漏如城陽有陽都北海有都昌遼西有海陽東萊有曲
成膠東有昌武楚有武原東海有威南陽有山都沛有
廣威臨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輿志文具在而小司馬
皆以爲闕南陽清河皆有復陽南陽濟南皆有朝陽平
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馬僅舉其一又如傅寬封陽
陵侯非馮翊之陽陵蟲達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吳
程封義陵侯非汝南之義陽劉勃封安陽侯非馮翊之
安陵父城侯劉光非遼西之文城名同實異小司馬皆
不能別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

問漢時列侯多不願就國故文帝二年詔遣列侯之國
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國當時宜無不就
國者矣而竇田傳言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
不欲就國則後來亦不盡用此詔也曰漢初侯國百四
十餘人國除之後子孫卽占本籍者蓋亦無多以漢表
所載成哀閒復除之家數之惟南安侯宣虎之後爲南
安簪裏肥如侯蔡寅之後爲肥如大夫高宛侯丙倩之
後爲高宛大夫涅陽侯呂騰之後爲涅陽不更宋子侯
許邈之後爲宋子大夫倚氏侯陳遼之後爲倚氏大夫
昌侯旅卿之後爲昌上造廣阿侯任敖之後爲廣阿簪

襄郢侯黃極忠之後爲郢公乘穀陽侯馮谿之後爲穀陽不更此足爲就國之證其餘占籍三輔者殆十之八九然則文景之世亦未能悉如詔書也此外列侯子孫占居它籍若汾陰侯周昌之後爲沃侯國士伍梁鄒侯武虎之後爲夫夷侯國公乘陽都侯丁復之後爲臨沂公士都昌侯朱軫之後爲昌侯國公士河陽侯陳涓之後爲卽邱公士宣曲侯丁義之後爲陽安公士終陵侯華毋害之後爲於陵大夫東茅侯劉到之後爲鯛陽公乘安平侯鄂秋之後爲解大夫平棘侯林摯之後爲項圉大夫武原侯衛肱之後爲郭公乘清侯室中同之後

爲高宛簪裏彭侯秦同之後爲費公士平侯張瞻師之
後爲敏上造陸量侯須無之後爲酈陽乘鐸士軍侯宜
義之後爲阿武不更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後爲涪不更
陽羨侯靈常之後爲南和大夫期思侯賁赫之後爲壽
春大夫嚴侯許猜之後爲平壽公士將國除之後返其
故鄉乎抑國已省入它縣而卽占其籍乎或以它故遷
徙乎是皆不可攷矣

間蒯成侯周縲或讀蒯爲菅蒯之蒯則字當从艸从𠂔
或讀陪憑二音則字當从崩从邑且漢表云在長沙而
小司馬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讀史者將奚從曰說文

鄴右扶風鄠鄉又沛城父有鄠鄉讀若陪晉書地理志
始平郡有蒯成縣蓋析鄠之鄠鄉置字譌爲蒯耳索隱
以爲屬北地誤矣然周繆之封則當在長沙不在扶風
何以明其然也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班表皆不言封
邑所在獨繆父子之封於蒯成則云在長沙於鄠則云
在沛其必確有所據矣長沙之蒯成它無所見然楚漢
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亦當作鄠無疑也或又疑
長沙爲吳芮封國何以繆得食邑其間此又不然彭城
楚王封地也而張良封彭城之畱琅邪齊王封地也而
周定封琅邪之魏其鉅鹿趙王封地也而任敖封鉅鹿

之廣阿曲逆縣亦在燕趙之間而陳平得會之然則漢
初列侯食邑豈皆在天子所有十五郡之內乎而又何
疑於蒯成之封焉景武以後王國日益削而王子封侯
者皆割屬漢郡自是列侯食邑無有在王國者矣

問諸侯王都見於漢志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
廣陵之廣陵及衡山王吳芮都邾濟北王都盧而已此
外尚有可攷者否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彭越爲梁王
都定陶英布爲淮南王都六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後
徙代王都馬邑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盧縮爲燕王都
薊楚王交都彭城荆王賈都吳齊王肥都臨菑淮南王

長都壽春趙王如意都邯鄲梁王恢都睢陽代王恆都
晉陽又徙中都淮陽王友都陳城陽王章都莒菑川王
賢都劇膠西王卬都高苑膠東王雄渠都卽墨河閒王
辟疆都樂成臨江王闕都江陵廣川王彭祖都信都中
山王勝都盧奴泗水王商都鄒此見於史記者也濟南
王都東平陵濟川王都濟陽山陽王都昌邑濟陰王都
定陶魯王都魯東平王都無鹽廣平王都廣平眞定王
都眞定昌邑王都昌邑高密王都高密六安王都六則
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參攷而得之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

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
審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
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
糅者也今攷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
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
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釐生說蓋以經有異文
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
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
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
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龜

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太史公著書未嘗以史記
自名班氏藝文志云太史公百卅篇馮商續太史公七
篇亦未有史記之名此志引國語單襄公晉惠公諸條
皆稱史記此前代紀載之通稱非指太史公書知幾謂
班志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譏其忘本徇末又未諭班氏
之旨矣

問揚子雲自序先世自張衡晉灼顏籀諸人皆譏其疏
謬譜牒之學雖通人猶或失之信乎曰以愚攷之揚氏
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
本从木此文从手其稱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

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偪而奔楚者乎

問成帝幸長楊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而揚雄傳上長楊賦在祠甘泉汾陰之明年則是三年事或以爲傳誤其信然乎曰此吾友戴東原之說然本傳全寫子雲自序不宜有誤且與帝紀敘事正相應如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又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卽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又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惟明年秋復幸長楊

射熊館則紀無之蓋行幸近郊校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之失也羽獵長楊二賦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冬長楊則在三年秋子雲自序當不誣矣

問漢書西域傳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顏師古云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劉敞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未審孰是曰二說皆非也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

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由未檢上下文故耳

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樅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駒除樅陽長見太平御覽駒除仕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尚有樅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後人難以盡知耳

問劉知幾譏范蔚宗載王喬臯履左慈羊鳴二事以爲
朱紫不別又譏列女篇不書徐淑而書文姬是皆然矣
此外更有可議者否曰野王二老漢濱陳畱二老父此
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迹詭異無善
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
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已也計子勳與薊子訓
本一人則前人已辨之矣

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夏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
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
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

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
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而成事繼以失道
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
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
與令主之上哉范史登諸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
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
矣

問後漢書載盤瓠九隆事章懷注以爲出風俗通今風
俗通無此文豈注有誤乎曰應氏風俗通義本三十卷
今世所傳十卷者非足本也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

說今本亦無之

問陳壽之評蜀後主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
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
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不審
承祚之評何義曰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
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
臣握重權者身歿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
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沒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
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

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別有在矣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

問晉地理志濟南郡漢置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

祝阿攷漢之濟南治東平陵

今歷城縣地

領縣十四與此所

領無一同者與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攷其屬

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然則晉之濟南

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地異志以爲漢置者似屬未核曰

予蓄此疑久矣後讀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廣城

廣城

蓋歷城之譌

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

即東平陵

六縣土鼓逢陵二

縣云晉無則歷城等四縣皆晉所有也又云朝陽晉曰

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著平陵三縣仍屬濟

南可知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即墨下密平壽

六縣惟劇縣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則其餘五縣仍屬

北海可知也且膠東即墨下密三縣竝云太康地志屬

北海其無改隸濟南之事明矣又攷杜預左傳集解濟

南郡有歷城縣

見桓十

有平陵縣

見莊

有於陵縣

昭十

有涇陰縣

哀十

而平壽

襄四

及即墨縣

襄六

自屬北海

郡北海又別有都昌縣

莊元

皆不與晉志同又攷武帝

紀秦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凌爲北海王北海與濟南同時竝立志何以不及北海郡反覆思之始悟志有脫文蓋晉之濟南本領歷城著平陵等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四縣自屬北海未嘗改隸濟南乃自史文斷爛校書者不加詳審遂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言今屬濟南郡則不當列於平壽四縣之下疑史文爛脫之餘後人妄爲補綴耳

問魏晉以後立九品中正之法州郡皆設中正以品第

人才其任亦不輕矣而中正之名不見於史志不識有可攷否曰予嘗以諸史參攷得其大略蓋每州置大中正一人郡國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貳之其屬則有清定訪問諸名員數則未之詳矣晉書劉毅傳年七十告老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宐勞以碎務陳畱相樂安孫尹言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其奏曰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毅行高義明出處同揆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由是毅遂爲州都然

則州大中正缺許本州二品以上參舉上之司徒司徒以聞於朝有不當者尚書得駁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爲中正也文獻通攷云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則縣亦有中正也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見晉書孫楚傳所云狀者若

今之攷語也

問晉時刺史當方面之任而委寄輕重又各不同其故何在曰晉初承魏制刺史治民都督治軍各不相兼如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是刺史在都督之下也惠帝之末始有兼任者而刺史之權遂重其時仍有不兼督軍者則謂之單車刺史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其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揚州政本所任多以公輔居之而荊州兼督八州地居分陝權任

在諸州之上此外江豫徐兗亦稱重鎮然庾亮及弟冰翼在江州兼督荆益交廣其權在荊州之上桓溫在荊州都督中外諸軍及桓豁代之僅監本州及雍揚之二郡而已是又不可執一而論也綱目例書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雖取省文然未免濶而無別矣

問李延壽南北史本紀多尊北而輕南如魏周諸帝之殂書於南史則曰崩宋齊梁陳諸帝書於北史則曰殂說者謂延壽先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曰唐高祖受禪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八柱國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

但各爲一書讀者猶或未喻延壽并而爲一則詞意軒
輊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則延壽之曾大父曉
大父仲舉皆仕於齊故國之思當在鄴都而南史本紀
於魏周隋改元皆書齊之改元則不書又魏周諸帝書
崩而齊帝書殂高歡宇文泰之薨皆書於南史而泰獨
不名其尊周抑齊如此北史紀先齊後周雖以禪代之
前後爲次而紀中書法仍右周而左齊蓋延壽爲唐臣
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太平御覽以
北魏後周入皇王部宋齊梁陳北齊入偏霸部與延壽
之意正同但宋初距唐已遠而猶徇唐人偏黨之私益

爲無謂不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文公綱目書法之得其正也

問史以勸善懲惡父子兄弟趨向不同往往各自立傳況事隔數朝賢否非一而延壽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以朝代爲限斷是乃家乘之體豈史法乎曰延壽旣合四代爲一書若更有區別則破碎非體又必補敘家世詞益靡費且當時本重門第類而次之善惡自不相揜愚以爲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